



## 作家的童年

● 艾 蕙

● 师 陀

● 艾 蕙

● 艾 蕙

童年文库

1753/06

# 作家的童年

17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88679

新 蕾 出 版 社

1088679

**《童年文库》  
作家的童年①**

\*

青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  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626 插页5 字数97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

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3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71 定价：平0.70元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精装1.70元

## 编者的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们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（她）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丛书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作家的童年》丛书是《童年文库》的一部分，收有我国当代作家撰写的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除个别已去世的老作家由别人代为整理外，均由作家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成。在每篇文章前，都附有作家的照片、手迹、简历和主要著作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、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，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，每集约八——十万字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、作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、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，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。对此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作家艾焯、公刘、师陀撰写的童年回忆。

摄于一九七九年十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



艾 燿

一九四三年在新四军中



## 雨花棋

线的书桌<sup>上</sup>摆着一盘晶莹的雨花石，数量不多，品类不少，这是好心位朋友送的。由于这心位爱石者的选择标准不同，~~这~~这十几颗雨花石便显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。有的晶莹剔透如水，有的浑成一体色泽鲜红，有的有刚劲的线条，有的有柔和的纹纹，有的显现出多角形图案，有的点染成绯红、淡紫或墨绿的斑点，有的沿途中又显出多层次的色彩和花纹。

雨花石这些品类中最美的要数玛瑙石。据地质学家们致查，那都是在二千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的，是由各种颜色的二氧化硅溶液逐渐沉积，再经过流水的长途搬运才慢慢<sup>地</sup>滚圆的。线在雨花石工艺厂买到了一些剖开的玛瑙石。

## 目 录

---

醒时的梦	艾 焯( 3 )
往事若干	公 刘(103)
杂记我的童年	师 陀(120)

---

## 艾煊的简历和主要著作

艾煊，原名艾光道。1922年10月出生于安徽舒城桃溪镇，父亲是染坊工人，母亲给人当佣人，家境贫寒。艾煊少年时代读过一年半初中，当过学徒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他在大别山动员委员会第七、第三十六工作团及大众剧团等救亡团体工作。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参加新四军。曾任新四军二师连队文化教员、农村乡支部书记，《抗敌报》、《先锋报》记者、编辑，文工团指导员，抗大八分校教员、指导员等职务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任新华社驻第三野战军采访主任、编辑主任、特派记者等。解放后，任《新华日报》编委、副刊主编、部主任。1954年后，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、省文联秘书长、党组副书记、专业作家。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中，全家两度下放农村落户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、党组副书记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主席、党组书记。

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大江风雷》、《山雨欲来》、《乡关何处》；中篇小说《战斗在长江三角洲》、《秋收之后》；散文集《朝鲜五十天》、《碧螺春汛》、《太湖漫游》、《雨



花棋》；电影文学剧本《风雨下钟山》，后与人合作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，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、首届解放军文艺奖。

## 醒时的梦

艾 焯

### 乡音·土词

旅途上，我的习惯是多看少说，也希望同行的旅伴，不用一些无须说的话来打断我的沉思默想。我的耳朵也渐渐习惯于排拒一些我不想听的话。驾驶员的职业习惯是途中少话，但司机小万与众不同，他是个多话的小伙子。他的话音，象磁石样粘在我的耳膜上，竟使我无法排拒。我闭着眼，凝神仔细分辨，哦，这哪里是小万的说话声？这明明是我自己的话音。我仿佛缓缓地走进深壑山谷里，从遥远的幽谷深处，传出了我幼年时说话的回声。

离乡四十多年，回乡来，耳里整天充溢乡音，自然是感到亲切、兴奋的。乡音，竟是想象不出的那么悦耳怡情。

干部同志间的语汇多属“官话”，即流行的交际语汇，可以交流思想，但很少传神的文学语言。司机小万的话，不但是纯粹的土音，且“土词”特多。用文字写出来的土词土语，有时还是比较易于理解的，但用土音说出来的土词土语，外乡人往往很难听懂它的含义。这些乡音、乡语，多少年来，已消失于我的实际生活之外，以为早已遗忘了。可是一听到这些上语

方言，便立刻明白了它微妙传神的含义。我感到十分惊讶，土音、土词，竟会有这么一种神奇隐秘的力量。

司机小万那些漫不经心的聊天的土音、土词，立刻唤回了我的童年的记忆，似梦境一般的记忆。那忆起的旧事，有的是混沌的、朦胧的，似在晨雾中窥探物象；有的却又异常清晰，连细节都那么真切。

故乡的自然环境改变得很多，人情风俗改变得更多。那些没有改变的地方，会直接引出童年的回忆。那些已经改变了的地方，为什么要改变，为什么会改变？同样地也会由此而追忆起童年时代的事物，追忆起隐秘的、暗存在脑子里的影象。

几十年来，我极少回忆幼事。这趟回乡来，一触景，便可生忆生情。对幼时事物竟有那么强的记忆力，我自己也感到惊异，因为我是一个健忘成性的人。尘封的幼年记忆，如同堤坝束水。记忆的闸门一打开，也如同水库打开闸门一样，往事的浪涛，立刻前推后拥，倾泻而下。

人到成年以后，社会生活丰富了，视野宽了，抽象的思维活动多了，身边环境中的种种形象，往往不甚留意。成年后经历的事情虽多，但留在记忆里的反比幼年的少。年幼的孩子，对身边的一草一物，都那么关注，那么亲切。家庭、学校、小镇，身边琐事，这就是孩子的全部世界、全部天地、全部生活内容。几十年后尚能一桩桩道出，可见幼年事、儿时情烙印之深。几十年不使用的故乡土语，一旦听出，立刻领会其含义。甚至幼年会说但并不理解的那些土词，现在一听，立刻明了其微妙处。这种隐伏的记忆力，潜藏的理解力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司机小万聊天的土语里，竟藏有那么许多语言的珍珠。听着，拾着。我希望在故乡的田野里弯下腰来，拾回一些语言的

珍珠。可惜时间太匆促，又要离乡他去。我追悔逝去的岁月，搞文学创作，似更适宜于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故乡。乡音、乡语、乡俗、乡情，这些，是文学的衣裳，也是文学的血肉之躯。可惜明白这一简单的常识，已为时太晚。

乡音，也使我寻回了童年的梦，童年的朋友和亲人。

我的全部童年时代，都是在故乡度过的。

应该说，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是有色彩的，各种不同的色彩。有的孩子在热情洋溢的环境里，度过了幸福美满的少儿时代，唱着笑着踏上了人生道路，那是金色的童年。有的孩子在无边无岸的苦难泥淖中挣扎，无依无告，那童年，只好说是黑色的。有的孩子自幼当儿童团，稍长入少先队，持梭镖，拿枪，轰轰烈烈，那是红色的童年。

我的童年，那色彩，就象我父亲染缸里浑淘淘的靛汁，是介于蓝色、黑色和灰色之间的暗蓝色。没有光泽，显得有些苍老。暗蓝色中，有时偶尔也会溅出一粒光点，不是金色，是黄铜色的光点。儿童生活中，掺入了成人生活中悲凉的成分。

### 卧室里捉鱼

故乡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，桃溪。这是个几千人口的小镇。两条河在镇头交汇，穿镇而过。河名叫丰乐河，既丰且乐，人们总是愿望着事事吉祥如意。诗人叫它桃花溪，又加添了一层浪漫色彩。桃溪春浪，是全县八景之一。夹岸夭桃，一溪碧水，即使不曾见过，想象中，似也有几分令人陶醉。

流水无心。幽静的小河，也并非总是诗情醉意。河流是有生命有性格的，和人一样。一个性情温和的人，有时也会使性

发火。温柔的河，有时也会勃发暴躁的脾气。1931年夏秋间，这条风景如画的小河，突然失去柔态，冲决堤防，乱跳乱跑，如醉如狂。淹没农田，淹没河岸，遍地漫流。

浑淘淘的浊黄色泥浆水，顺着南门外码头的石阶，一级一级升上来；涨得很快，每小时都要淹没好几级石阶。猛水挤进狭窄的镇门，在青石板的街道上，高视阔步，目空一切地向前推进。商店排门的缝隙多，抵挡不住洪水的浸渗。石库门口堆上沙包，开头抵挡一阵，也终于不敌。洪水涌进店堂，涌进住屋，淹没货架、柜台、灶台。客堂进水了，卧室进水了。鞋子、椅凳，一切质轻的小件家具，统统象孩子折叠的纸玩具，在水面上随意漂流。

我们这个大院里，第五进屋地势稍高点，前后院的几家邻居，齐集到第五进的客堂里。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，拼成个平台。上面摆了两口没有烟囱的闷火缸灶，各家轮流用这口缸灶烧饭。这个时候，邻里间的共济精神显示出来了。几户邻居一同在桌上吃，在桌上睡，衣箱也堆到桌上。几张拼在一起的八仙桌，变成了楼房。

洗澡木盆，象采莲船样，在天井和屋子里齐腰深的水中漂荡荡。只有它，在这场洪水中，显得安适、白乐。

户外的街道变成了河道。轿子和独轮车不见了，桅船和渔船，在大街小巷里撑来摇去。船行陆地，车沉水底，生活完全颠倒了。

儿童喜水，九岁学童对这场遍地漫流的大水，是欢迎的、狂喜的。即使洪灾业已临门，孩子心里仍无灾祸迫降感。

平常看惯了水在河里平静地流，乍看到水涌进天井，涌进客堂、厨房、卧室，我们这些十岁上下的孩子，开头很害怕，

缩在方桌拼成的楼上，一步不敢妄动。后来看到椅子、鞋子，在水面上漂流，看到鱼、虾在房里随意漫游，紧张的心情消失了，感到有趣。趁大人搬箱挪柜，无暇他顾时，纷纷从桌上溜下地，站到齐膝深、齐腰深的水里，围着屋柱、屋角，扑水乱跑。用碗，用箴箩，用双手，兜捉小鱼。把妈妈的发网撑开来当渔网，捕捉青虾、白米虾。

“蛇，蛇，老鼠。”吓掉了魂的孩子，尖声鬼叫。

胆小的孩子，哭喊着，急急慌慌地朝桌子上爬。胆大点的孩子，随手捞起竹竿、木板打过去。老鼠钻到了水下。蛇，调转头，游到天井中的那棵桂树上去了。

后门外的什么地方，响起了无数人的喊叫声和敲得很急的“咣咣咣”的铜锣声。我们这些以水为戏的孩子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，互相手牵手，呼啦呼啦趟着水，往后门口走。

后门外原有条碧清的小河，现在河界没有了。大水漫上来，淹没了河岸。河岸上夏天乘凉的那一片空地，也和大河连在一起。陆地、河流，统统变成了连为一片的汪洋大湖。只有隔河对岸的那条圩堤，高出洪水之上一尺多。这条泡在大水里的圩堤，就象孩子用积木搭成的，摇摇晃晃，脆弱得一推就倒。

孩子的感觉有时象应验的谶语，对岸圩堤果然出现了险情。许多人在圩堤上敲锣，喊叫，奔跑。扛着梁柱、门板，抱着棉被，朝同一段堤埂上跑。好象发了疯似的，把门板、棉被，一齐塞进堤上那个漏洞里。

力大无穷的洪水，拼命把那个漏洞撕裂、撕大。

堤上的人，急急忙忙地向圩堤两头分开。圩堤断了，断裂

处，现出了一个黑糊糊的缺口。好象神话中那位力大无穷的金甲力士，用射手拉硬弓的姿态，抓住圩堤缺口的两端，拼命地把它撕裂。那裂口，越撕越大。人不喊叫了，锣声也停了。只有凶猛的洪水，敞开喉咙，尖声怪叫。

站在后门口，清清爽爽地看出了圩堤一大段一大段崩塌、倒塌。堤坡上的柳树，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倒下去，填进那缺口里。浓荫蔽日的杨柳密林，顷刻消失了。我和小伙伴们扯面筋、用马尾捕过知了，掏过喜鹊窠的令人陶醉的柳林，永远消失了。

漂在水头上的箱子、柜、盆、桶、桌子、椅凳、门板、桁条、猫、狗、棺材，全都象水鬼附体似的，跳着，旋舞着，一齐奔向那圩堤缺口。

那段圩堤缺口，简直象洪荒年代统治地球的一只巨兽，张开血口，吞吃一切。也象宇宙空间那个出名的黑洞，无情地吞吃任何星球，吞吃一切物质。

我站在后门口。院子里、屋子里的水，一齐向后门口涌来。门太小，水太挤，它夺门外流。猛水从我身边流过，在腿肚上打转转，推推搡搡。脚步站立不稳，只好紧紧地抓住大人的手，牵紧大人的衣襟。

生在水边，长在水边，我爱水。但突然看到依依碧水迷失了本性，一下变得这么猛恶，我感到异常震惊。遍地是水，遍地可以嬉戏的乐趣消失了。当然并没有强烈的灾祸感，只是感到自然力的凶恶、威猛、无情、神秘，令人恐怖。

洪水退落后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才逐渐懂得，那一场大水，在我们一群孩子心里引起可以戏水的愉快情绪，原来是一场淹没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亩农田，使几十万人丧生的大灾难。

孩子眼里特别有趣的水戏，原来是一场特大的水灾。

几家邻居共住在几张八仙桌拼成的平台上。烧饭、睡觉；在客堂里、卧室里捉鱼、捞虾、驱蛇、捕鼠；保圩、破圩时的锣声、喊声、水声；圩堤断裂，一排排柳树，头朝下、倒栽进圩堤缺口里。这一些形象、声音、色彩，五十年后，仍留在眼前、耳边。不消逝，不褪色，鲜明如昔。

这次回到故乡小镇上一看，平日秀丽、温顺，有时猛恶、泛滥为害的大河，从原先的地方移位了。河流改道了，拉直了，河床拓宽了。河岸面貌变得无法辨认，原来浓荫遮岸，柔媚、幽静的深狭曲河，变成了一望千里，宽阔、雄浑的风格。我入蒙的那所小学，原在大河北岸小河西，现在校舍未动，但挪了方位，挪到了大河南岸。我总也不习惯承认那所学校是我幼年的母校。

横街、西濠，这两条小街已经消失了，街道挖成了新河道。横街，原是一条临河街，有吊脚楼，有好多家茶馆、粮行。西濠，过去曾经是摆站笼、酷刑惩罚犯人的地方。这两条街，现在都已沉入新河河底。

大河的北岸，沿着市镇边缘，筑了一道高陡的石墙。从河边砌上去，直砌到与屋脊相平。这是一道防洪石墙，象古代城墙似的护卫着小镇。

南门口原有座拱券形的门楼。门楼里边是街道，外边是大河。楼头石匾上刻着“桃溪古渡”四个字。一位独眼更夫住在楼上，每天夜晚到大街上鸣锣敲梆报时。初更不打，二更敲两声，三更敲三记锣。

穿门楼进镇，是一条南北大街。街当中纵贯一条又深又宽的下水道，排污兼排雨水。下水道上面，铺盖着一条条长方形



的条石。夜晚独行时，总要发出空隆隆的响声。这条用青石和砾石铺砌的大街，还是我幼时见到的老样子。铁箍独轮车已经绝迹几十年了，但街道两边，一来一往两条深深的车辙，依旧刻在铺路条石上。这两条深车辙，是时间的印记，是耐性的印记。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，一辆辆独轮小车从石上走过时，碾压出来的石上轨辙车路。

南门楼外，向下走，是青石铺砌的几十级台阶，直通到河下的浮桥头。门楼拆除了，改建成一座陆地水闸。平时，闸门提上去，仍旧是一道代替城门的交通孔道。洪水来时，关上闸门，将猛水拒于镇外。现代提升式的水闸闸门，当然没有拱券门楼那么古雅，那么浓的民族风味。但水闸可使小镇免受水祸。几十年几百年相沿下来的，大街上行船，卧室里捉鱼的童戏，从此永远结束了。

河流改道，河床拓宽，岸边加筑围护石墙，这些都是极好的。幼时熟悉的曲岸杨柳、隔河可以对话的桃花溪，再也无从寻觅。心中闪过一些怅惘的情绪。理智倾向于未来，感情有时会恋恋于过去。

横跨河上的那座浮桥，原先的结构，是许多条渡船横着排列，一条一条肩肩相靠，并拢成一条船龙。舱面铺上宽木板，以铁链铁环相扣牢。可以行走轿、马、独轮车。遇有风浪，浮桥，还是相当平稳。现在这座浮桥，不是一条条木船比肩相靠，是船头接船尾，拉成一条单薄的长线。当中相连的木板，既窄且长。即使单身人空手行走，也荡秋千似的摇晃不定。据说风大时还有人落水。这样一座危桥，异日或许会变得更稳固些，更美些。